隋書/卷7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循吏 ◄

隋書
卷七十四
列傳第三十九　酷吏

► 儒林

酷吏

夫為國之體有四焉：一曰仁義，二曰禮制，三曰法令，四曰刑罰。仁義禮制，政之本也，法令刑罰，政之末也。無本不立，無末不成。然教化遠而刑罰近，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。《老子》曰：「其政察察，其人缺缺。」又曰：「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。」然則令之煩苛，吏之嚴酷，不能致理，百代可知。考覽前載，有時而用之矣。昔秦任獄吏，赭衣滿道。漢革其風，矯枉過正。禁網疏闊，遂漏吞舟，大奸巨猾，犯義侵禮。故剛克之吏，摧拉凶邪，一切禁奸，以救時弊，雖垂教義，或有所取焉。高祖膺期，平一江左，四海九州，服教從義。至於威行郡國，力折公侯，乘傳賦人，探丸斫吏者，所在蔑聞焉。無曩時之弊，亦已明矣。士文等功不足紀，才行無聞，遭遇時來，叨竊非據，肆其褊性，多行無禮，君子小人，咸罹其毒。凡厥所蒞，莫不懍然。居其下者，視之如蛇虺，過其境者，逃之如寇仇。與人之恩，心非好善，加人之罪，事非疾惡。其所笞辱，多在無辜，察其所為，豺狼之不若也。無禁奸除猾之志，肆殘虐幼賤之心，君子惡之，故編為《酷吏傳》也。

厙狄士文

厙狄士文，代人也。祖幹，齊左丞相。父敬，武衛將軍、肆州刺史。士文性孤直，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。少讀書。在齊襲封章武郡王，官至領軍將軍。周武帝平齊，山東衣冠

多迎周師，唯士文閉門自守。帝奇之，授開府儀同三司、隨州刺史。高祖受禪，加上開府，封湖陂縣子，尋拜貝州刺史。性清苦，不受公料，家無餘財。其子常啖官廚餅，士文枷之於獄累日，杖之一百，步送還京。僮隸無敢出門，所買鹽菜，必於外境。凡有出入，皆封署其門，親舊絕跡，慶吊不通。法令嚴肅，吏人股戰，道不拾遺。有細過，必深文陷害。嘗入朝，遇上置酒高會，賜公卿入左藏，任取多少。人皆極重，士文獨口銜絹一匹，兩手各持一匹。上問其故，士文曰：「臣口手俱滿，餘無所須。」上異之，別加賞物，勞而遣之。士文至州，發擿奸隱，長吏尺布升粟之贓，無所寬貸。得千餘人而奏之，上悉配防嶺南，親戚相送，哭泣之聲遍於州境。至嶺南，遇瘴癘死者十八九，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。士文聞之，令人捕捉，撾捶盈前，而哭者彌甚。有京兆韋焜為貝州司馬，河東趙達為清河令，二人並苛刻，唯長史有惠政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刺史羅剎政，司馬蝮蛇瞋，長史含笑判，清河生吃人。」上聞而歎曰：「士文之暴，過於猛獸。」竟坐免。未幾，以為雍州長史，士文謂人曰：「我向法深，不能窺候要貴，必死此官矣。」及下車，執法嚴正，不避貴戚，賓客莫敢至門，人多怨望。士文從父妹為齊氏嬪，有色，齊滅之後，賜薛國公長孫覽為妾。覽妻鄭氏性妒，譖之於文獻後，後令覽離絕。士文恥之，不與相見。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，娉以為妻，由是士文、君明並為禦史所劾。士文性剛，在獄數日，憤恚而死。家無餘財，有子三人，朝夕不繼，親友無內之者。

田式

田式，字顯標，馮翊下邽人也。祖安興，父長樂，仕魏，俱為本郡太守。式性剛果，多武藝，拳勇絕人。周明帝時，年十八，授都督，領鄉兵。後數載，拜渭南太守，政尚嚴猛，吏人重足而立，無敢違法者。遷本郡太守，親故屏跡，請托不行。武帝聞而善之，進位儀同三司，賜爵信都縣公，擢拜延州刺史。從帝平齊，以功加上開府，徙為建州刺史，改封梁泉縣公。高祖總百揆，尉迥作亂鄴城，從韋孝寬擊之。以功拜大將軍，進爵武山郡公。及受禪，拜襄州總管，專以立威為務。每視事于外，必盛氣以待其下，官屬股栗，無敢仰視。有犯禁者，雖至親昵，無所容貸。其女婿京兆杜甯，自長安省之，式誡寧無出入。寧久之不得還，竊上北樓，以暢羈思。式知之，笞寧五十。其所愛奴，嘗詣式白事，有蟲上其衣衿，揮袖拂去之。式以為慢己，立棒殺之。或僚吏奸贓，部內劫盜者，無問輕重，悉禁地牢中，寢處糞穢，令其苦毒，自非身死，終不得出。每赦書到州，式未暇讀，先召獄卒，殺重囚，然後宣示百姓。其刻暴如此。由是為上所譴，除名為百姓。式慚恚不食，妻子至其所，輒怒，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。從家中索椒，欲以自殺，家人不與。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，妻子又奪而棄之。式恚臥。其子信時為儀同，至式前流涕曰：「大人既是朝廷舊臣，又無大過。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，旋複升用，大

人何能久乎？乃至於此！」式歎然而起，抽刀斫信，信遽走避之，刃中於閾。上知之，以式為罪己之深，複其官爵。尋拜廣州總管，卒官。

燕榮

燕榮，字貴公，華陰弘農人也。父偘，周大將軍。榮性剛嚴，有武藝，仕周為內侍上士。從武帝伐齊，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，封高邑縣公。高祖受禪，進位大將軍，封落叢郡公，拜晉州刺史。從河間王弘擊突厥，以功拜上柱國，遷青州總管。榮在州，選絕有力者為伍伯，吏人過之者，必加詰問，輒楚撻之，創多見骨。奸盜屏跡，境內肅然。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，畏若寇仇，不敢休息。上甚善之。後因入朝覲，特加勞勉。榮以母老，請每歲入朝，上許之。及辭，上賜宴於內殿，詔王公作詩以餞之。伐陳之役，以為行軍總管，率水軍自東萊傍海，入太湖，取吳郡。既破丹陽，吳人共立蕭瓛為主，阻兵于晉陵，為宇文述所敗，退保包山。榮率精甲五千躡之，瓛敗走，為榮所執，晉陵、會稽悉平。檢校揚州總管。尋征為右武候將軍。突厥寇邊，以為行軍總管，屯幽州。母憂去職。明年，起為幽州總管。榮性嚴酷，有威容，長史見者，莫不惶懼自失。范陽盧氏，代為著姓，榮皆署為吏卒以屈辱之。鞭笞左右，動至千數，流血盈前，飲啖自若。嘗按部，道次見叢荊，堪為笞棰，命取之，輒以試人。人或自陳無咎，榮曰：「後若有罪，當免爾。」及後犯細過，將撾之，人曰：「前日被杖，使君許有罪宥之。」榮曰：「無過尚爾，況有過邪！」榜棰如舊。榮每巡省管內，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，輒舍其室而淫之。貪暴放縱日甚。是時元弘嗣被除為幽州長史，懼為榮所辱，固辭。上知之，敕榮曰：「弘嗣杖十已上罪，皆須奏聞。」榮忿曰：「豎子何敢弄我！」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，颺得一糠一秕，輒罰之。每笞雖不滿十，然一日之中，或至三數。如是歷年，怨隙日構，榮遂收付獄，禁絕其糧。弘嗣饑餒，抽衣絮，雜水咽之。其妻詣闕稱冤，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。奏榮虐毒非虛，又賊穢狼籍，遂征還京師，賜死。先是，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，從地墳出。未幾，榮死於蛆出之處。有子詢。

趙仲卿

趙仲卿，天水隴西人也。父剛，周大將軍。仲卿性粗暴，有膂力，周齊王憲甚禮之。從擊齊，攻臨秦、統戎、威遠、伏龍、張壁等五城，盡平之。又擊齊將段孝先于姚襄城，苦戰連日，破之。以功授大都督，尋典宿衛。平齊之役，以功遷上儀同，兼趙郡太守。入為畿伯中大夫。王謙作亂，仲卿使在利州，即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。為謙所攻，仲卿督兵出戰，前後一十七陣。及謙平，進位大將軍，封長垣縣公，邑千戶。高祖受禪，

進爵河北郡公。開皇三年，突厥犯塞，以行軍總管從河間王弘出賀蘭山。仲卿別道俱進，無虜而還。複鎮平涼，尋拜石州刺史。法令嚴猛，纖微之失，無所容舍，鞭笞長史，輒至二百。官人戰慄，無敢違犯，盜賊屏息，皆稱其能。遷兗州刺史，未之官，拜朔州總管。于時塞北盛興屯田，仲卿總管統之。微有不理者，仲卿輒召主掌，撻其胸背，或解衣倒曳於荊棘中。時人謂之猛獸。事多克濟，由是收穫歲廣，邊戍無饋運之憂。會突厥啟民可汗求婚于國，上許之。仲卿因是間其骨肉，遂相攻擊。十七年，啟民窘迫，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。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，達頭不敢逼。潛遣人誘致啟民所部，至者二萬餘家。其年，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頭。仲卿率兵三千為前鋒，至族蠡山，與虜相遇，交戰七日，大破之。追奔至乞伏泊，複破之，虜千餘口，雜畜萬計。突厥悉眾而至，仲卿為方陣，四面拒戰。經五日，會高熲大兵至，合擊之，虜乃敗走。追度白道，逾秦山七百餘裡。時突厥降者萬餘家，上命仲卿處之恆安。以功進位上柱國，賜物三千段。朝廷慮達頭掩襲啟民，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，代州總管韓洪、永康公李藥王、蔚州刺史劉隆等，將步騎一萬鎮恆安。達頭騎十萬來寇，韓洪軍大敗，仲卿自樂寧鎮邀擊，斬首虜千餘級。明年，督役築金河、定襄二城，以居啟民。時有表言仲卿酷暴者，上令禦史王偉按之，並實，惜其功不罪也。因勞之曰：「知公清正，為下所惡。」賜物五百段。仲卿益恣，由是免官。仁壽中，檢校司農卿。蜀王秀之得罪，奉詔往益州窮按之。秀賓客經過之處，仲卿必深文致法，州縣長吏坐者太半。上以為能，賞婢奴五十口，黃金二百兩，米粟五千石，奇寶雜物稱是。煬帝嗣位，判兵部、工部二曹尚書事。其年，卒，時年六十四。謚曰肅。贈物五百段。子弘嗣。

崔弘度弟弘升

崔弘度，字摩訶衍，博陵安平人也。祖楷，魏司空。父說，周敷州刺史。弘度膂力絕人，儀貌魁岸，須面甚偉。性嚴酷。年十七，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。尋授都督，累轉大都督。時護子中山公訓為蒲州刺史，令弘度從焉。嘗與訓登樓，至上層，去地四五丈，俯臨之，訓曰：「可畏也。」弘度曰：「此何足畏！」欻然擲下，至地無損傷。訓以其拳捷，大奇之。後以戰勳，授儀同。從武帝滅齊，進位上開府，鄴縣公，賜物三千段，粟麥三千石，奴婢百口，雜畜千計。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。宣帝嗣位，從鄖國公韋孝寬經略淮南。弘度與化政公宇文忻、司水賀婁子幹至肥口，陳將潘琛率兵數千來拒戰，隔水而陣。忻遣弘度諭以禍福，琛至夕而遁。進攻壽陽，降陳守將吳文立，弘度功最。以前後勳，進位上大將軍，襲父爵安平縣公。及尉迥作亂，以弘度為行軍總管，從韋孝寬討之。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為別隊，所當無不披靡。弘度妹先適迥子為妻，及破鄴城，迥窘迫升樓，弘度直上龍尾追之。迥彎弓將射弘度，弘度脫兜鍪謂迥曰：

「相識不？今日各圖國事，不得顧私。以親戚之情，謹遏亂兵，不許侵辱。事勢如此，早為身計，何所待也？」迥擲弓於地，罵大丞相極口而自殺。弘度顧其弟弘升曰：「汝可取迥頭。」弘升遂斬之，進位上柱國。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，弘度不時殺迥，致縱惡言，由是降爵一等，為武鄉郡公。開皇初，突厥入寇，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。虜退，弘度進屯靈武。月余而還，拜華州刺史。納其妹為秦孝王妃。尋遷襄州總管。弘度素貴，禦下嚴急，動行捶罰，吏人讋氣，聞其聲，莫不戰慄。所在之處，令行禁止，盜賊屏跡。梁王蕭琮來朝，上以弘度為江陵總管，鎮荊州。弘度未至，而琮叔父嚴擁居人以叛，弘度追之不及。陳人憚弘度，亦不敢窺荊州。平陳之役，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出襄陽道。及陳平，賜物五千段。高智慧等作亂，複以行軍總管出泉門道，隸于楊素。弘度與素，品同而年長，素每屈下之，一旦隸素，意甚不平，素言多不用。素亦優容之。及還，檢校原州事，仍領行軍總管以備胡，無虜而還，上甚禮之，複以其弟弘升女為河南王妃。仁壽中，檢校太府卿。自以一門二妃，無所降下，每誡其僚吏曰：「人當誠恕，無得欺誑。」皆曰：「諾。」後嘗食鱉，侍者八九人，弘度一一問之曰：「鱉美乎？」人懼之，皆雲：「鱉美。」弘度大罵曰：「傭奴何敢誑我？汝初未食鱉，安知其美？」俱杖八十。官屬百工見之者，莫不流汗，無敢欺隱。時有屈突蓋為武候驃騎，亦嚴刻，長安為之語
曰：「寧飲三升酢，不見崔弘度。甯茹三升艾，不逢屈突蓋。」然弘度理家如官，子弟斑白，動行捶楚，閨門整肅，為當時所稱。未幾，秦王妃以罪誅，河南王妃複被廢黜。弘度憂恚，謝病于家，諸弟乃與之別居，彌不得志。煬帝即位，河南王為太子，帝將複立崔妃，遣中使就第宣旨。使者詣弘升家，弘度不之知也。使者返，帝曰：「弘度有何言？」使者曰：「弘度稱有疾不起。」帝默然，其事竟寢。弘度憂憤，未幾，卒。

弘升字上客，在周為右侍上士。尉迥作亂相州，與兄弘度擊之，以功拜上儀同。尋加上開府，封黃台縣侯，邑八百戶。高祖受禪，進爵為公，授驃騎將軍。宿衛十餘年，以勳舊遷慈州刺史。數歲，轉鄭州刺史。後以戚屬之故，待遇愈隆，遷襄州總管。及河南王妃罪廢，弘升亦免官。煬帝即位，曆冀州刺史、信都太守，進位金紫光祿大夫，轉涿郡太守。遼東之役，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，指平壤。與宇文述等同敗績，奔還，發病而卒，時年六十。

元弘嗣

元弘嗣，河南洛陽人也。祖剛，魏漁陽王。父經，周漁陽郡公。弘嗣少襲爵，十八為左親衛。開皇九年，從晉王平陳，以功授上儀同。十四年，除觀州總管長史，在州專以嚴

峻任事，吏人多怨之。二十年，轉幽州總管長史。于時燕榮為總管，肆虐于弘嗣，每被笞辱。弘嗣心不伏，榮遂禁弘嗣於獄，將殺之。及榮誅死，弘嗣為政，酷又甚之。每推鞫囚徒，多以酢灌鼻，或襜弋其下竅，無敢隱情，奸偽屏息。仁壽末，授木工監，修營東都。大業初，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，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造船。諸州役丁苦其捶楚，官人督役，晝夜立于水中，略不敢息，自腰以下，無不生蛆，死者十三四。尋遷黃門侍郎，轉殿內少監。遼東之役，進位金紫光祿大夫。明年，帝複征遼東，會奴賊寇隴右，詔弘嗣擊之。及玄感作亂，逼東都，弘嗣屯兵安定。或告之謀應玄感者，代王侑遣使執之，送行在所。以無反形當釋，帝疑不解，除名，徙日南，道死，時年四十九。有子仁觀。

王文同

王文同，京兆潁陽人也。性明辯，有幹用。開皇中，以軍功拜儀同，尋授桂州司馬。煬帝嗣位，征為光祿少卿，以忤旨，出為恆山郡丞。有一人豪猾，每持長吏長短，前後守令鹹憚之。文同下車，聞其名，召而數之。因令左右剉木為大橛，埋之於庭，出尺餘，四角各埋小橛。令其人踣心於木橛上，縛四支於小橛，以棒毆其背，應時潰爛。郡中大駭，吏人相視懾氣。及帝征遼東，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。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，以為妖妄，皆收繫獄。比至河間，召諸郡官人，小有遲違者，輒皆覆面於地而箠殺之。求沙門相聚講論，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，文同以為聚結惑眾，盡斬之。又悉裸僧尼，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，複將殺之。郡中士女號哭于路，諸郡驚駭，各奏其事。帝聞而大怒，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，斬於河間，以謝百姓，仇人剖其棺，臠其肉而啖之，斯須鹹盡。

史臣曰：禦之良者，不在於煩策，政之善者，無取於嚴刑。故雖寬猛相資，德刑互設，然不嚴而化，前哲所重。士文等運屬欽明，時無桀黠，未閑道德，實懷殘忍。賊人肌體，同諸木石，輕人性命，甚於芻狗。長惡不悛，鮮有不及，故或身嬰罪戮，或憂恚顛隕。凡百君子，以為有天道焉。嗚呼！後來之士，立身從政，縱不能為子高門以待封，其可令母掃墓而望喪乎？